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五十二

臣道

善行

廉介

商。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

列國。魯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季文子相宣成襄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

食麄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麄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它七日自是它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公儀休為相奉法循理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時客有遺休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

休日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宋子罕為司城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齊晏嬰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

乘晏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漢祭遵為人亷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以是重焉

宣秉光武時為司隷校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其賢賜布

帛帳帷什物後爲大司徒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僋石之儲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孔奮守姑臧長姑臧稱爲富邑奮力行清潔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山澤，奮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奮供養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鍾離意，明帝時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

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楊震安帝時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轉爲涿郡太守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或勸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楊秉震之子歷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八萬遺秉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晉胡威荆州刺史質之子爲徐州刺史厲操清白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初質爲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威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既至見父停廄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白如此晉武帝賜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

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
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鄧攸元帝時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
受唯飲吳水而已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
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牽
攸舡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曰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吳隱之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還
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

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再為廣州刺史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猒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歸舟之日裝無餘資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遷中領軍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振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

子不霑寸祿

南宋孔覬仕至廷尉卿御史中丞性貞素不尚矯飾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安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作賈客邪命取火燒之後道存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遣吏載五百斛米

餉覬覦謂吏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路糧不辦二郎至彼未幾耶能便得此米耶可載米還之吏曰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齊劉懷慰太祖置齊郡於京邑乃治瓜步以懷慰爲太守懷慰至郡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帝聞之手勑褒賞

北齊袁聿脩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欵每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爲清郎太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兖州時邵爲刺史別後送白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愼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閒然弟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後周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菜而已。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悉罷之。又有民丁三十人以供役使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月既積馬遂蕃息。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嘆服。號為獨立使君

隋趙軌為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葚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因誡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後徵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房彥謙歷齊州錄事參軍司隸刺史卒涇陽令。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其

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
孫在於清白耳

唐屈突通嘗為行軍元帥長史從太宗平薛仁
杲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
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始終名下
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千段

皇甫無逸高祖時拜民部尚書出為同州刺
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
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它境嘗

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

賈敦頤貞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疋銜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

韋夏卿代宗時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哉執誼大慙

段秀實德宗時爲司農卿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愼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往取視之其封帕果皆完新

陸贄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鎰奇之請爲忘年交贄既行餉錢百萬鎰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

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錢徽。憲宗時遷庶子。時韓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二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時稱徽有公望

宋曹彬。初在周世宗時。嘗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覿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强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

范質太祖時登相位以廉介自持未嘗受四方饋遺前後所得祿賜多給孤遺閨門之中食不異品身歿家無餘貲帝因論輔相謂侍臣曰朕聞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真宰相也

沈倫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從王全斌伐蜀清廉無欲僞蜀群臣以珎異奇巧爲獻倫皆拒之蜀平東歸之日篋中所有惟圖書數卷而已太祖知之擢爲樞密副使

劉温叟爲御史中丞有清操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温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白帝帝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乎昔日納之是不欲拒我也今周歲不啓封其苦節愈見命吏輦歸邸

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疋潤筆禹偁却之及知滁州閩人鄭

褒徒步来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
買馬虧價者太宗曰禹偁能却繼遷五十馬
顧肯虧一馬價哉
李沆為宰相自奉甚薄所居陋巷廳事無重
門頹垣敗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
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
妻以語沆沆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
一念哉及治居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
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

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畢士安眞宗時爲宰相雖貴奉養無異平素
未嘗殖産爲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王旦嘗
面奏曰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
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貸於臣家其
不負陛下可見矣
包拯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
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
持一硯歸

杜衍仁宗慶曆中爲相苞苴貨賄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

趙抃仁宗時改益州轉運使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後再知成都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劉恕神宗時官至秘書丞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

十月無寒具司馬光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賫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

元貴居貞肅冠為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黃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勑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勑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為參知政事又辭曰他

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

不拜

許衡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

鄭制宜世祖時為樞密院判官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汝及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賜白金千兩

張雄飛世祖時累官至參知政事嘗坐省中詔趣召之見於便殿謂曰聞卿貧甚今特賜卿銀二千五百兩鈔二千五百貫雄飛拜謝將出又詔加賜金五十兩及金酒器雄飛受賜

封識藏於家。後阿合馬之黨。以雄飛罷政。乞
追奪賜物。帝命近臣伯顏閱之封識如故
董士選。世祖時累官江浙行省右丞。遷汴梁
行省平章政事。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廉介。
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獻者。晚年好讀易。
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為行
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仕者往
往稱廉吏云
國朝。張以寧。少貧苦好學。洪武初為翰林侍讀

學士。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產。嘗奉使安南。襆被而往。還遇疾卒於道。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朝廷命有司歸其喪。營葬以禮

劉敏。洪武間為刑部侍郎。初為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旦載于家。而後入涖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瞰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為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女婦給文臣

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毋。敏固辭曰。事毋子婦事。何預它人。及奸權事敗。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云

凌漢爲監察御史。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塗。邀漢飲。厚報以金。漢告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酒可飲而金不可受。時有廉得其事者以聞。

太祖皇帝嘉之。陞漢爲右副都御史

五倫書卷之五十二

五倫書卷之五十三

兄道

善行

謙讓

虞禹為司空帝命兼百揆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垂帝命曰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益帝命曰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

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伯夷帝命典三禮。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列國。齊。鮑叔牙事桓公。桓公使之為宰。叔牙辭

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

能也。其惟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

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柄。臣不如

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于軍門。使百

姓皆加勇臣不如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
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
鄭子産以入陳之功鄭伯賞之享子展賜之
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産次路再命之
服先六邑子産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
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
子産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晉趙衰文公使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

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公從之

原季晉文公使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乃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

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衰之故蒐于清源作五軍使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士丐晉侯使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使荀偃將中軍士丐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

下軍。魏絳佐之。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

范文子晉景公命郤克將中軍。欒書將下軍。以士燮代荀庚佐上軍。率師救魯衛。敗齊師于鞍。而歸。文子後入。其父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文子見勞之。如郤伯。文子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欒伯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秦。公孫支事穆公。時。公既得百里奚。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臣。君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

令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令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許之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

楚屠羊說以昭王失國從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

何賞之有。王曰强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

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安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漢陳平文帝初立以平為相平以太尉周勃功多欲讓勃位迺謝病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馮異為人謙退與諸將相逢輙引車避道每

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樹下軍中號

大樹將軍

桓榮光武欲用榮爲博士叩頭讓曰臣經術

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臯弘

帝拜榮爲博士引閎弘爲議郎榮明經義每

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榮

卒子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帝不許不

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

有禮讓甚見親厚

鄭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後代鄧彪為太尉時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明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鄧隲平壽侯訓之子高密侯禹之孫也安帝時以定策功封上蔡侯增邑三千戶隲辭不獲遂逃避使者閒關詣闕自陳曰臣兄弟汙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並寵列侯

光昭當世誠慙誠懼無以處心陛下繼立皇
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
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
退自惟念不寒而慄誠不敢橫受爵土以增
罪戾疏上不聽又上至五六乃許之
南宋劉懷慎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宿衛輦轂
雖名位優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
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謙退類如此
後周蔡祐有膂力便騎射從征伐常潰圍陷陣

爲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競

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祐口不言勲。孤當

代其論叙

隋高熲。賀若弼平陳皆有功。一日文帝從容語

及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

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武將論功。帝大笑時

論嘉其讓

唐崔玄亮清慎介獨。自登朝行。不樂趨競。歷御

史尚書密湖曹三郡守。每一遷秩。讓輒形

於色

宋呂蒙正為相時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著為定制

呼延贊少為驍騎卒以功遷康州團練使從真宗幸大名為行宮內外都巡檢真宗選補

軍校皆叙巳功或至諠譁賛獨進曰臣月俸百千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求遷擢恐福過災生再拜而退衆嘉其知分

文彦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徳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彦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宫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巳而彦博去位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

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恊賛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碁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謝不敢當至神宗時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係

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臣也

王剛中。高宗時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金敗盟。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趣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壽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壽嘆曰。身督戰

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

不欺

列國齊晏嬰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乎嬰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公許之明年上計公迎而賀之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嬰對曰前臣之治東阿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

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左右陂池之魚入權家。民之貧飢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願乞骸骨。公乃下席而謝曰。子强復而治之。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後魏高允爲著作郎。時遼東公翟黒子有寵於大武。奉使幷州。受布千匹。事覺。黒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爲欺罔

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

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

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

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事連及允。太子

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

依吾語。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

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

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

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

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

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宋曹彬初爲周世宗親吏。太祖始事世宗於潼州。彬掌茶酒。太祖嘗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之任

魯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

肆来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来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帝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至帝詰之謝曰有故人自鄉里来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常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

呂夷簡真宗時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既而

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奏簡曰是可欺朝廷耶卒以實奏

寇準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竟以實對

晏殊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

善擢秘書省正字

胡宿仁宗時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是白上以累才宿不可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其才是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卹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誚宿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白上緣是不得柰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

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其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存如此。

李君行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處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恬退

漢張良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不出嘗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

董仲舒為膠東相以老病乞致仕武帝欲留用之不得朝廷每有大議輒遣廷尉張湯至其家問得失仲舒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

十二事以對時論高之

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宣帝以其年篤老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朱雲爲槐里令既罷復建白欲斬佞臣張禹成帝直之自後不復仕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復敢言雲年七十餘終於家

鄭均爲尚書以病乞骸骨拜議郎以歸章帝廵幸過任城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身號白衣尚書

晉陶侃鎮武昌至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居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

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

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
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潜歎曰我不
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
去賦歸去来辭

南

宋沈慶之封始興郡公以年滿七十固請辭
事武帝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不許表疏數十上又
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自有何用
必為聖朝所須乃稽顙自陳言輒泣涕帝不

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

齊王僧虔以舊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左僕射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寵命之加我若復受此則一門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以貽官謗耶

唐李靖太宗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靖得畿內道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

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葢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美爲一代法不可不聽授檢校特進就第

李日知先天中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玄宗許之日知初不謀于家既得請歸即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猒之有若猒于心無日而足迨既罷不治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而已

宋韓維不好進。薦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陳執中罷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生日。族子多獻老人圖為壽。其姪世脩獨獻范蠡圖。且

賛其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執中甚喜即日上疏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龐籍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籍陳請不已或謂籍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籍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范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名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隨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後拜翰林學士。時王安石行新法，上疏乞致仕，遂以戶部侍郎家居，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焉。

邵雍與富弼早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

棐曰爲我問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爲雍言雍不答以詩謝之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給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富意謂河南必以雍應詔時文彥博尹洛以兩府禮召見雍不屈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謚康節

蘇頌爲集賢校理富弼韓琦爲相務推尚廉

退有德之士以勸勵風俗知頌頗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磤遺頌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范祖禹以司馬光薦編脩秘省時王安石當國人皆奔競祖禹未嘗往謁安石弟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以祖禹獨不親附故未進用祖禹竟不往見哲宗時祖禹爲翰林學士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

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其後以蔡卞之譖貶永澧黔州復安置賀英州祖禹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及被貶謫處之恬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令復不仕何為不可

元史天澤初拜中書左丞相辭曰臣兄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寵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憲宗不許後以李璮之反由權太重天澤復言兵民之權

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始。即日子姪解兵符者十七人
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至元間代歸田里。茅茨數椽僅蔽風雨。閲書賦詩。怡然閑居。裕宗在東宫時數言文用勳舊忠良。何以不見用。於是臺臣復奏起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文用竟辭不起

五倫書卷之五十三